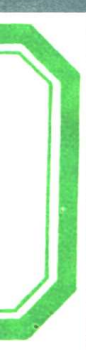




博 馬 舍 著

塞維勒的理发师



人民文学出版社

塞維勒的理发师

又名：防不胜防

法国 博馬舍著

吳达元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Beaumarchais
LE BARBIER DE SÉVILLE
(Précaution Inutile)

Editions Garnier Frères, Paris, 1950

內 容 說 明

博馬舍(1732—1799)是法國偉大的喜劇作家，在法國戲劇史上的地位，僅次於莫里哀，一生作品不多，最著名的是“塞維勒的理髮師”和“費加羅的婚姻”。

“塞維勒的理髮師”描寫一個貪財好色的老醫生，用種種卑劣手段，企圖佔有一個年輕貌美的姑娘。他以監護人的名義，禁止這位青年女子和其他男子接觸，但由於塞維勒的理髮師費加羅從中幫忙，她終於同她情投意合的恋人結了婚，而使老醫生陷於狼狽不堪的境地。在本劇中作者着重刻劃了費加羅的機智和熱忱以及他和舊社會一切制度不妥協的鬥爭精神。

此劇第一次演出是在一七七五年二月，不久便被譯成俄、英、德、荷蘭、丹麥、瑞典等國文字，是世界名著之一。

責任編輯 金滿成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4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3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569 字數 56,000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3³/₁₆ 插頁3

1956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3001—5000 冊

定價(7)0.84 元



作者像

剧中人物

(演員应穿西班牙古裝)

阿勒瑪維華伯爵——西班牙大貴族，化名蘭多尔追逐罗絲娜的一个青年。第一幕，伯爵身穿綬制上衣和短褲，外披一件普通叫作西班牙大氅的棕色大衣；头戴黑色軟边帽，帽子圍着一條彩色帶子。第二幕，他身穿騎兵制服，足登長靴，留了鬍子。第三幕，他打扮成大学生模样，短髮圓頂，頸上圍着折縐的領巾，身穿教士的上衣，短褲，袜子和短大衣。第四幕，他的衣着非常漂亮，件件都按照西班牙式样。除一件華麗的短大衣外，还披着—件特別漂亮的棕色的寬大衣。

霸尔多洛——医生，罗絲娜的監护人。他穿着的短的黑衣服的鈕扣全都扣着，头上戴着大假髮，頸上圍着折縐的領巾。他的衣服的硬袖往上卷着，腰間拴一条黑腰帶；出門的时候，穿一件大紅的長大衣。

罗絲娜——貴族出身的少女，受着霸尔多洛的監护。她穿一身西班牙服裝。

費加罗——塞維勒的理髮师。他穿的是講究的，但是有点俗气的西班牙衣服；头上罩着網巾；白帽子，帽子圍着一條彩色帶子；頸上松松地拴着—條絲圍巾；其他的服飾为：綬制背心

和短褲，鑲銀色緣邊的鈕扣和鈕門，綢腰帶，穗子在兩腿旁垂着的吊袜帶，鮮艷顏色的上衣，襪里的顏色和背心的相同；白袜，灰鞋。

唐巴斯勒——風琴師，羅絲娜的唱歌教師。他頭戴黑色軟邊帽；身着短袍和長外衣；他沒有折縐的領巾，也沒有硬袖口。

青春——霸尔多洛的老家人。

替覺——霸尔多洛的另一僕人，傻里傻氣的，老是睡不醒的孩子。他和青春兩人都穿加利斯人的服裝；他的頭髮紮成辮子，穿着淡黃色的背心；腰間拴有一條帶鐵扣子的寬皮帶；藍短褲，藍上衣，上衣的肩上開有一個縫口，手臂從那里伸出來，袖子在臂後垂着。

公證人

西班牙法官——手里拿着一根白色法杖。

幾個警察和拿着火把的僕人。

第一幕

舞台佈景是塞維勒的一條街道，所有的窗子前都有鐵欄杆。

第一場

伯爵 （單獨一人，身穿棕色大衣，頭戴軟邊帽。一面走，一面掏出他的表）

伯爵 時間並不像我所想像的那麼晚。現在離她日常在百叶窗露面的時候還早着呢。沒關係，反正早來总比錯過了時間見不着她要好些。假如宮廷里某一個風流人物發現了我離開馬德里這麼遠，每天早上站在一個我從來沒交談過的女人的樓窗底下，他也許會把我當作伊薩伯勒女王^①時代的西班牙人啦……但那又有什么不成的？每一個人都在追求幸福。對我說來，幸福就在羅絲娜的心裡……但是，真奇怪！馬德里和宮廷到處都有機會尋歡作樂，我却偏

^① 伊薩伯勒第一，加斯提爾王國的王后（1451—1504）。

要追求一个塞維勒的女人！……我竭力躲避的正是馬德里的那些快乐，因为那里虽然不断地得到情場勝利，但是那些所謂愛我們的人愛的是我們的金錢，我們的門第，我們的勢力。那種勝利，我享受够了。我覺得只有為了我本人可愛而愛我，那種愛才真正甜蜜。如果我在這樣的偽裝之下還能夠得到……該死的，哪來這麼個討厭鬼！

第二場

費加羅；伯爵（躲在一旁）

費加羅 （背上揹着一個吉他琴。他愉快地歌唱着，手里拿着一張紙和一枝鉛筆）

讓我們且放下愁腸，
憂愁能把我們毀傷：
如果沒有酒中的火
使我們恢復熱情，
我們就不免憔悴沮喪。
一個人如果毫無樂趣，
生活就會像傻子一樣，
並且也活不久長。

上面這幾句，做得還不算壞，
並且也活不久長。

醇酒和懶惰

互相爭奪着我的心。

不對！它們並不是互相爭奪着我的心，它們是安安靜靜地共同分割我的心……

共同……分割我的心。

可以說共同分割嗎？……哎！天呀，我們那些編寫歌劇^①的人在這上面是不操心的。在今天，不值得說的話，我們就把它唱出來。（他唱）

醇酒和懶惰，

共同分割我的心。

我想用一些美麗、光輝、燦爛、而且看來很有深意的句子來結束這首詩。（他一膝着地，邊唱邊寫）

共同分割我的心。

這一個博得我的鍾愛，

那一個造成我的幸福。

呸！太平淡了。不合適……我需要的是對照，對比的筆法：

這一個是我的情婦，

那一個……

啊！妙呀，我可想出來了……

① “塞維勒的理髮師”原先是以歌劇的形式編寫的，後來才改寫為喜劇。一八一六年意大利音樂家羅西尼又把博馬舍的喜劇改編為歌劇。

那一个是我的奴僕。

妙得很，費加羅……（他一面唱一面寫）

醇酒和懶惰，

共同分割我的心。

这一个是我的情婦，

那一个是我的奴僕。

那一个是我的奴僕。

那一个是我的奴僕。

哼，这一段將來配上音乐，搗乱派的老爺們，你們
还敢說我信口开河不知所云嗎？……（他看見了伯爵）

我在什么地方見過这个修士？（他站起來）

伯爵（旁白）这个人我看着好眼熟。

費加羅 不对，他不是个修士！这副倨傲、高貴的神
气……

伯爵 这副可笑的模样……

費加羅 我沒看錯，他就是阿勒瑪維華伯爵。

伯爵 我想他就是費加羅那个無賴。

費加羅 正是我，大人。

伯爵 你这个小子，你要是敢洩露……

費加羅 是的，我認出您來了。您一向总是賞我臉，對
我不拘禮節。

伯爵 我剛才簡直不認得你了。你又肥又胖了……

費加羅 沒法子，大人，我总是那么窮。

伯爵 可憐的小鬼！但是，你到塞維勒來幹什麼？我不是在部里替你找過差使嗎？

費加羅 差使，我到手了，大人。我非常感激……

伯爵 你叫我蘭多爾吧。看我這樣裝扮，你還不明白我不願意人家知道我是誰嗎？

費加羅 那麼，我就躲開您吧。

伯爵 不必。我在这兒有所等待。兩個人聊天決沒有一個人來回踟躕那樣形跡可疑。我們假裝聊天吧。那麼，差使怎麼樣了？

費加羅 部長很重視大人的推荐，馬上派我當一名藥房管理員。

伯爵 在陸軍醫院？

費加羅 不。在安達盧西省的養馬場。

伯爵 （笑）這第一步不算壞呀！

費加羅 位置的確不算壞，因為敷藥和配藥都歸我管，我時常把很好的醫馬的藥出賣給人……

伯爵 不知害死了多少老百姓！

費加羅 哈，哈！萬靈藥是沒有的。不過，醫馬的藥有時候也不見得醫治不好一些加利斯人、加達洛尼人、奧維尼人。

伯爵 那麼，你為什麼辭掉這個差使呢？

費加羅 我辭掉差事？是差事辭了我。有人在大官面前說我的壞話：

“嫉妬者手指弯曲，臉色蒼白。”

伯爵 啊，得啦！得啦，朋友！你也作詩嗎？剛才我看見你在膝蓋上亂寫一陣，從早上起就唱個沒完沒了。

費加羅 大人，這正是我倒楣的原因。有人向部長報告，說我給美麗的姑娘們寫情詩——我確實寫了不少——說我編謎語寄給報館，說外面流行着一些很像我的筆調的情歌；總而言之，部長知道了我的作品居然也能出版，他便把事情看得很嚴重，免去了我的職務，借口說愛好文學和辦事精神是不相容的。

伯爵 好充足的理由！你為什麼不向他聲辯……

費加羅 他忘了我，我就認為我是很幸運的了。我相信只要大人物不來傷害我們，就等於對我們施恩了。

伯爵 你還沒把話全說出來。我記得你伺候我的時候，你是一個相當壞的家伙。

費加羅 唉！天呀，大人，這是因為你們不許窮人有缺點。

伯爵 你懶惰，荒唐……

費加羅 照你們對僕人要求的品德，大人，您見過多少主人配當僕役的？

伯爵 （笑）我見過不少。那麼，你就躲到這個城裏來了？

費加羅 不，不是立刻就來的。

伯爵 （止住他）等一等……我以為是她來了……你說下

去吧，我听着呢。

費加罗 先回到馬德里，在那里我想重整旗鼓，再試一試我的文学天才。戲院在我看來是可以大顯身手的戰場……

伯爵 啊！好家伙！

費加罗 （他說這段話時候，伯爵很注意地向百叶窗那方望着）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我始終沒有多大的成功。我在戲院里佈滿了最出色的捧角專家。他們的手……像大槌一樣。我禁止他們戴手套，拿手杖，攜帶任何只能發出沉悶的聲音的東西。老實說，開演以前，在咖啡店①中的一切安排，在我看來，對我都是有利的。但是，搗亂派千方百計……

伯爵 啊！有了搗亂派！作家先生就一敗塗地了。

費加罗 誰也有失敗的時候：为什么我就不能失敗呢？他們給我喝倒采。但是，假若有一天我能够把他們再集合在一起……

伯爵 你要他們看你那乏味的戲，作為你的報復嗎？

費加罗 唉！我把他們恨透了，那些死東西！

伯爵 你咒罵！你知道嗎，在法院，一個人只能有二十四小時可以詛咒法官？

① 指法蘭西喜劇院對面的普羅哥發咖啡店(Café Procope)，是當時戲劇愛好者常到的地方。

費加羅 在戲院就有二十四年。要消掉这样一口气，生命未免太短促了。

伯爵 你生气时候还这样快快乐乐，我倒挺高兴的。但是，你没告诉我你到底为什么离开了馬德里。

費加羅 真是吉星高照我才离开了馬德里，因为，大人，我很幸运地在这兒又遇見了我的旧主人。我看馬德里的文壇簡直是豺狼的世界，向來都是自相殘殺；他們那种瘋狂的仇恨实在可笑，实在值得輕視。各种各样的昆虫、瘡蚊、瘡蛇、批評家、嫉妬者、小報投稿者、書店老板、檢查員，以及一切寄生在可憐的文人身上的东西，把他們的精髓的一点点殘余都吸光吮尽。我是懶得寫作了，我討厭自己，也嫌惡別人；因此鬧得債台高筑，囊空如洗；最后，我深深相信剃刀所得的实惠比筆桿掙來的虛名要强得多。於是，我就离开了馬德里。揹着行李，乐天安命地走遍了新旧加斯提尔兩省、孟夏、愛斯特拉馬都尔、西哀拉·莫雷拿、安達盧西。在这个城里受到欢迎，在那个城里被人監禁，好在总能随遇而安。某些人恭維我，另外一些人斥罵我。得意时候，幫助別人；失意时候，只好忍气吞声。遇着糊塗的人，跟他們开开玩笑；碰上兇惡的人，偏要跟他們斗斗法宝。窮苦我不在乎，我比所有的人都强。这样，我就在塞維勒住下來了。我准备重新伺候大

人，接受您的一切命令。

伯爵 这种愉快的哲学，誰傳授給你的？

費加罗 我对坏运气早已習慣了。我忙於欢笑，怕的是
有时逼得不得不哭。您老望着那面幹什么？

伯爵 快躲开。

費加罗 为什么？

伯爵 过来！混帳东西。我的事情要坏在你身上啦。（他
們躲起來）

第三場

霸尔多洛，罗絲娜（樓上的百叶窗打开了，霸尔多洛和罗
絲娜站在窗口）

罗絲娜 呼吸呼吸外面空气多么痛快呀……这扇百叶窗
是很难得打开的……

霸尔多洛 你手里拿着的紙条是什么？

罗絲娜 是“防不勝防”①的几段歌詞，是我的唱歌先生
昨天交給我的。

霸尔多洛 “防不勝防”是什么？

罗絲娜 是一齣新的喜劇。

① “塞維勒的理髮師”又名“防不勝防”。

霸尔多洛 又是什么悲喜剧吧①！什么胡說八道的新体裁②！

罗絲娜 我可不知道。

霸尔多洛 唉，报纸和当局会替我們收拾它的。野蛮的时代！

罗絲娜 您一向就詛咒我們这个可怜的时代。

霸尔多洛 請你原諒我說話隨便！我們这个时代產生过什么，值得我們讚揚它？各式各样胡說八道的东西：思想自由，地心吸力③，电气，信教自由，种牛痘，金雞納霜，“百科全书”④，悲喜剧……

罗絲娜 （紙条从她手里脱掉，落到街上）哎呀！我的歌譜！我只顧听您說話，把我的歌譜掉下去了。赶快，跑快点，先生！不然，我的歌譜就会失掉了！

霸尔多洛 真見鬼，手里拿着东西，就應該好好地拿着。（他离开舞台）

罗絲娜 （向屋里瞧一瞧，然后向街上打手势）噓，噓。（伯爵上）
捡起来，快躲开。

伯爵很快地把紙条捡起，退回原处。

① 指的是十八世紀法國進步作家狄德羅等所創造的新文体，劇情取材於新興資產階級的生活。

② “霸尔多洛不喜欢悲喜剧。也許他年輕時候寫过一部悲剧”——作者原註。

③ 指牛頓發明的地心吸力的原理。

④ 主編人是狄德羅。

霸尔多洛 （走出房子，在街上找）落在哪兒了？什么也沒有呀。

罗絲娜 在陽台下面，牆根底下。

霸尔多洛 你給我的差使可真好呀！有人打这兒走过嗎？

罗絲娜 我沒看見什么人。

霸尔多洛 （自語）我呢，我居然那么好心替她找……霸尔多洛，我的朋友，你真是個糊塗虫。这一回應該是你的一个教訓：以后永远不要再開臨街的百叶窗了。（他進去）

罗絲娜 （一直在陽台上）我的苦命使我原諒我的一切！我孤苦伶仃，被人軟禁，遭受一个非常可厭的男人的折磨，难道想要打破奴隸的枷鎖就是罪惡嗎？

霸尔多洛 （回到陽台上）里面去吧，小姐。你的歌譜找不着了，这是我的过錯；但是，我可以給你保證，这种倒楣的事情不会再發生的。（他把百叶窗鎖上）

第四場

伯爵，費加罗（他們小心翼翼地走回來）

伯爵 現在，他們都進去了。我們研究研究这个歌譜吧，里面一定有些神祕的东西。噢！是一封信呀！